

老子全解

二

□ 13  
2216  
2



仁 結  
2216  
2

老子全解卷之二

大田敦叔復曰著

川村以寬同

門人小南直

松阪忠校

廣田美啓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古今解者紛紜不一  
要皆胡說亂道案禮記孔子問居篇曰地載神氣神  
氣風霆載營魄與載神氣語意全相同載神氣謂藏  
神氣也然則載營魄亦謂藏熒魄也朱子以載為加  
營為魂謂加魂于魄故有以火養水之辯然則當云  
載營于魄安得云載營魄乎如朱子之說則載營魄  
三字不成語詩大雅旱麓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鄭  
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朱子詩傳同淮南原道訓曰  
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精神訓曰機械之巧弗載於心  
本經訓曰機械詐偽莫藏於心一曰載於心一曰藏  
於心載之為藏亦明矣案古文營與熒通熒惑也苟

子樂論篇曰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宥坐篇曰言談足  
以飾邪營衆注營讀為熒呂氏尊師篇曰心則無營  
注營惑淮南原道訓曰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注營  
惑也又曰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本經訓曰目  
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皆是熒字假借莊子齊物論  
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人間世曰而目將熒之並熒  
惑之義也魄司形體之用者如目之視耳之聽口之  
味鼻之嗅四肢形體之覺寒暄痛癢皆此魄之所為  
也故禮記以魄為體魄禮中運為形魄郊特牲可以見也鄭  
玄但以耳目之聰明為魄此特舉其重者耳然於魄  
之義有未盡者故今不取也蓋魄者尤易感外物而

惑亂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者皆是形魄之所爲也故曰熒魄謂其易惑亂也抱一抱猶守也一者一氣也我人所受于天之性也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者是也老子所謂德者蓋指此而言也莊子天地篇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楚辭遠遊曰審壹氣之和德性命之源實資此一氣和靜恬漠好惡未形何嘗有妄念妄作哉所謂德也抱一二字又見二十二章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莊子庚桑楚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皆謂守和靜之德也然莊子散道德放論故語雖本老子而其意義未必盡同讀者更詳之第十九章曰見素抱樸

第五十四章曰善抱者不脫莊子在宥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天地篇曰體性抱神天運篇曰塗卻守神刻意篇曰唯神是守或云抱神或云守神然則抱是守之義亦明矣莊子在宥篇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守一卽抱一也呂氏有度篇曰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執一之執猶守也執一亦是抱一之義老子之意謂人身中旣已藏此熒魄矣感於物而動流蕩而不返則天理滅而沒於黜闇之域所謂血肉之軀無所管攝者也能守其所受于天而不離其德噫亦難矣故曰載熒魄抱一能無離乎温公言天人無兩箇道理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亦深悟此

意也又案載熒魄三字實為此章之總冒猶載熒魄矣云者省一矣字也故此句獨與專氣致柔以下四字為讀者不同近世解者偶見字數參差不齊遂以載字屬前章天之道之下此癡人之說夢也朱子曰一便是魄抱便是載不知熒魄此人欲而一此天理此又認賊作子也予始讀此書不解載營魄為何語後讀朱子語類其一百三十七卷論太玄經條下曰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作經營之營亦得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

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穎濱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穎濱解老子全不曉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說與穎濱解老子同

若楚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朱子之辯汪洋廣博若可喜者然必竟只是脩鍊之說而非君子崇德之事固疑其非老子之本指也後又讀楚辭遠遊曰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集註曰載猶加也營猶熒光也此言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脩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蓋疑朱子之所解非老子之本旨也因徧檢古書所

載反覆以攷魂魄之說蓋魂者陽而主氣魄者陰而主形淮南主術訓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高誘說山訓注曰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王逸楚辭大招注曰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逸注招魂曰魂者身之精也昭七年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注曰魄形也陽神氣也爽明也夫陽曰魂則魄是陰明矣子產意謂人之生也陰魄先生陽氣附焉物精則穀肉菓菜之精多用穀肉菓菜以養其生則形魄既壯魂氣亦強陰魄陽魂俱壯則交通成和而

自然精爽者生焉至於神明如聖人亦此陽魂陰魄之精爽所使然固非有他也禮記檀弓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禮運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曰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此以魄爲體以魂爲知氣而有天望地藏之說可見魂此天氣之陽魄此地氣之陰魄主形體魄主精氣也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此以魂爲陽爲氣以魄爲陰爲形可見高誘王逸之說確不可易也祭義曰宰我曰

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又曰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糴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玄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又曰二端旣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案此直以魂爲氣以魄爲骨肉形體以魂氣爲陽命曰

神形魄爲陰命曰鬼可見高誘王逸之說確不可易也朱子語類鬼神部及中庸或問解魂魄二字以高誘爲證又就鄭玄解改一字以魄爲耳目之精明夫高誘之說則子產之語而與禮經所載合固莫可疑也唯其以耳目之精明爲魄則鄭玄之說他無所見也以愚觀之魄此形體之主如目之視耳之聽口之味鼻之嗅四肢形體之覺寒暄痛痒皆此魄之所主不徒以耳目精明爲魄也故有體魄形魄之言鄭朱之說未爲盡也如此章載營魄解者紛紜不一如河上王弼皆胡說亂道朱子駁之當矣穎濱爲以神載魄本是荒誕之說朱子

駁之又當矣然朱子所謂以火養水者卽參同契中坎離交合之說此亦荒誕不經之甚者以此駁穎濱妄矣焦弱侯曰營如屏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爲魂爲衛爲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况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案莊子庚桑楚曰無使汝思慮營營楚辭九章抽思曰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同上遠遊曰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皆勞擾不定之意他如怔營屏營亦悸而不凝之意

屏營，字國語既有，然以營一字為營營之義為屏營，怔營之義則轉似牽強。況營魄雖滯載而乘之，則無住著之說，必竟荒唐不經之論，不可信也。故今不取也。至如林希逸以此章抱一為合一，與二十二章抱一異解，實白撰之，贅說殆可噴飯。如楚辭載營魄而登霞兮，蓋亦謂其以血肉之軀飛昇，非尸解而去之比也。猶曰以藏嗜欲之軀殼，一旦得羽化之術而仙去也。以載營魄為脩鍊之事，則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云云者，蓋俄頃之間耳。俄頃之間安有加脩鍊之言哉？古人之文字決不至如此之紊亂失

次也。善讀者自知之。揚子法言脩身篇曰：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熒魂曠枯，精萃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柳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目之用者也。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吳秘曰：熒光也，熒魂神光案。魂魄二字古文中，有作同義用者。昭二十五年左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又左氏所謂天奪之魄，荀子所謂夸誕逐魂，皆指心而言也。魂與魄同義，然則以此章營魄為目解亦可也。大抵迷障生於目，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又曰為腹不為目，眼中藏此熒魄，照物於外，不為榮觀所奪。

者少矣。中無以愛，則氣散。散則氣不專，氣不專則志一和之至也。淮南精神訓曰：夫血氣能專於五臟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慾省矣。案專氣守氣不使散洩也。嬰兒不欲無外誘，以故氣不散洩，自然內充腹實矣。致柔極柔也。致字與第十六章致虛極之致同。嬰兒無爭競之念，柔之至也。人能去嗜慾而使氣不散洩，如嬰兒難矣。能極柔懦而無爭競之念，亦難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禮記雜記下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玄注：嬰兒猶驚彌也。王應麟曰：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狃豸音鴉牙，雜記注：嬰兒猶

驚彌也。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紀聞案：驚彌此當時語，與繫倪狃豸一例，不知字義亦如何也。以愚觀之，嬰當是嚶字省文。嚶，嚶之義，謂小兒語聲也。又如倪字疑亦是小兒語聲。荀子富國篇曰：拊循之，嘔嘔之，揚掠注曰：嘔嘔，嬰兒語聲也。嘔與謳同是也。楚辭卜居曰：喔咿儒兒，儒兒即嘔嘔語聲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近世解者謂玄覽即玄鑑。淮南脩務訓曰：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原道訓曰：執玄德案：鑑字古文作監，又通作鑒。尚書酒誥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莊子德充符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鑑之古但作監，可以

證也書召誥曰我不可監于有夏亦不可監于有殷詩大雅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荀子解蔽篇曰成湯鑒於夏桀文王鑒於殷紂莊子天道篇曰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鑒之爲鑑亦明矣故字書亦以鑒爲鑑字夫鏡之爲物所以觀美惡妍媸也故古人直以監爲鏡名猶莊子外物篇以條兔蹄者名爲蹄也監與覽同義故又名覽也其以金作之故從金爲鑑或去皿爲鑒也然則玄覽之爲玄鑑明矣或曰古監覽同字故尚書只有監字無覽字理或然也蓋玄鑑者謂心也莊子應帝王篇曰至人之用心若鏡天道篇曰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下篇其動若水其靜若鏡是也鏡之照物不過別其外面之美惡妍媸也心之照物也能察其中情之美惡明白洞見情僞信誕無所得逃矣此豈非天下之妙鏡乎故名爲玄覽也玄覽猶謂妙鑑也如玄牝玄德玄同玄通之例也莊子德充符篇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滌除玄鑑洗去其塵垢也夫鏡之爲物久不磨治蕩滌則塵垢止之障翳疵瑕生焉洗滌以去之則障翳消而疵瑕去矣治玄鑑者亦猶此也去嗜欲止妄念則迷障消而疵累去矣無一點邪惡非僻也德於是乎成仁於是乎熟此十分之地位也係辭上傳曰聖人以此

洗心退藏於密，襄二十一年左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莊子山木篇曰：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知北遊篇曰：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庚桑楚篇曰：汝自灑濯熟哉，皆謂滌除玄鑑也。無疵，無疵瑕也。莊子人間世篇曰：達之入於無疵是也。又玄鑑無疵與下文明白無知相應，何以知之？曰：夫物之明白者，莫若鑑。明白者，非玄鑑乎？知之失，詐詐者，疵也。故莊子在宥曰：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荀子知賦曰：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蓋人之有智也，動輒至於詐偽，欺人猶鑑之動輒生障翳而疵瑕出焉。故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禮運然則此句無疵之與下文無知

相呼應也。明矣。淮南王曰：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則以此章與下文相對說去。古人讀書之精，玄之又玄。莊子人間世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疵與訾通。山木篇曰：無訾，無訾是也。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注或曰：讀為訾。如此章無疵，則疵瑕之疵，非訾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垂拱而不攬擾，則所以愛民，循舊而不紛更，則所以治國。此王者所以為治。五霸以下不能也。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河上公本為作無訛矣。蓋天門者，謂心也。莊子天運篇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

開矣是也天門弗開猶孟子茅塞子之心也同上庚  
桑楚篇曰生死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  
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此謂主宰也天門猶玄牝之門  
也莊子知北遊篇曰精神生於道以主宰與人心爲  
一此老莊之說也淮南原道訓曰以恬養性以漠處  
神則入于天門此謂自然之域也與此章天門不同  
蓋以其明白洞見謂之玄鑑以其生種種念慮謂之  
天門心虛體而生出念慮與主宰無形而生物相似  
故同謂之天門天自然之稱也開闔謂其動靜陰陽  
也係辭上傳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是也夫雖  
有榮觀燕處超然二十章闔也馳騁田獵人心發狂二十

章開也以言語論之默而不語闔也多言無法開也  
人皆喜陽動之開而不能守陰靜之闔也故曰能爲  
雌乎雌者陰也闔也二十八章曰知其雄守其雌爲  
天下谿五十二章及五十六章曰閔其門老子之意  
亦了了可知矣爲之主心能其不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事理洞見無所不通  
也莊子天地篇曰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天道篇曰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明白謂洞見事理也非智邪  
刻意篇曰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天道篇曰六通  
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天下篇曰六通四辟小大精粗  
其運無乎不在四達猶六通四闔也前後左右無所

不通者四達也然未為知道者也明白四達而能掩其聰明若無智者此得道者也所謂聖也荀子宥坐篇曰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則此章無知之本旨故下文承之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謂聖人法天地之不仁故有生畜恩愛之功而無矜伐之念非德之至妙者乎故曰是謂玄德不宰不為之主也謂其不居成功也

天道應訓作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多一以字非是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橈也轂輻之所輳也輻轂制詳見考工記埏王弼作埏畢沅曰古無埏字說文解字埏長也方言曰埏取也依義當用方言按荀子性惡篇陶人埏埴而為器揚倞註曰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畢沅直見說文無埏字而曰古無之非也古者為陶器必以埴莊子馬蹄篇曰陶者曰我善治埴考工記曰搏埴之工是也半門曰戶戶所以出入牖窻也所以通明按當其無有車之用諸家以無字斷句非也第四十三章曰無有入於無間莊子齊物論曰是以無有為有知北遊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庚

桑楚曰萬物出乎無有然則當以無有斷句無有即無也穀之空竅器之虛中戶牖之空缺此無有也考工記輪人職曰穀也者以為利轉也鄭玄註曰利轉者穀以無有為用也然則以無有斷句此漢儒之舊說也車器室有也其空竅虛缺之處無也三者之為人利實以其空竅虛缺為用也莊子人間世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外物篇曰天之穿之曰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方寸之地本虛矣蔽於嗜欲而竇塞矣淮南精神訓曰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耳目者人身中之空缺所以通聰明本虛矣蔽於聲色而其竇塞矣故人能棄聲色之累而去嗜欲之念則心竅洞開

而耳目聰明天下之能事畢矣下文聾盲不能無之以為用者也

韓非子喻老篇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按空即孔字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莊子天地篇曰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日趣舍滑心使性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由是考之令人目盲耳聾者謂令其不聽不明而不能視聽至道也耳目所以通聰明之戶牖一身中空竅之處也然為聲色所掩則其竇塞而成聾盲之病矣不能無之以為用其害如此也爽差也口病不別味之稱莊子天地篇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列子仲尼曰口將爽者先辨淄澠是也莊子厲爽之厲字解者以為癘非也案厲與戾古字通用莊子人間世曰國為虛厲戰國秦策曰齊為虛戾虛戾即虛厲又墨子中虛厲作虛戾者甚多且毛詩之戾天莊子作厲天然則厲爽之為戾爽可知也楚辭招魂曰露雞臙蠓厲而不爽些王逸曰厲

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集註更引老子此章為證蓋爽本不別味之稱故楚人轉做羹敗味變用耳朱子直引此章為證非也厲而不爽些厲即烈字謂其味辛烈而不變也與莊子厲爽字義不同一曰爽是喪字失也故為口病不知味之稱墨子引書曰龔喪厥師今仲虺之誥作用爽厥師周語下單襄公曰言爽曰反其信又曰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為喪字之誤也爽二視與步也韋昭以言爽之爽為爽貳解據下文及呂氏亦是喪字前此解者以爽為差不若改為喪之徑也二十五章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六十三章曰為無為事

無事味無味由是考之令人口爽者謂使不能味至道之妙也謂言語失理也呂氏春秋尊師篇曰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注爽病無所別也及周語言爽日反其信之爽皆以言語言也蓋口所以納飲食而出言語也故古人以食而不別其苦名為爽言而不辨唯阿亦名為爽不能咀嚼至道而言語失理者亦猶口舌之病而不辨唯阿也故又名為爽老子之意言膏梁其脆令人口爽不能味至道而出道言肉食之徒鄙而咬菜根者百事可成於是乎驗之矣馳騁田獵古人以為天下樂事齊物論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可證也不必以馳

騁田獵作坐馳貪得解也凡天下之適意樂事皆是馳騁田獵之類最令人心躁擾失守者發狂者謂其躁擾之甚也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妨而有妨害也襄十五:left傳宋鄙人謂子罕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則行妨之說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謂實其腹也守氣之謂也不為目承首句而結之也蓋迷障必先生於目故特舉其重者而言耳聖人務守其氣而鎮其浮不為目所熒惑故能棄外面之可欲者而取在我中實之貴守而不失彼謂外面此謂中實性中固有也所謂道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  
 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  
 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傅奕校定本作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畢沅曰王弼  
 與奕同河上公作何謂寵辱辱為下明皇作何謂寵  
 辱寵為下陳李二家俱謬愚按諸本皆訛唯陳李二家  
 得之畢沅徒以古本為是不復問其文義如何故以  
 陳李為謬其實非也何謂貴大患若身諸本皆同然  
 則此亦當云何謂寵辱若驚脫若驚二字者非也何

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驚  
 蓋狂疾之別名楚語下闔閭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  
 賞若受也呂氏慎大覽論夏桀曰衆庶泯泯皆有遠志  
 莫敢直言其生若驚是也前此說者直以驚駭為解  
 則若字屬画添可笑也莊子盜跖篇曰成者為首不  
 成者為尾此寵為上辱為下之註釋也得之失之之  
 字指寵而言也小人之得寵榮也喜心翻倒將於車  
 上僂殆若發狂然故其失寵榮也亦顛倒恐懼倉皇  
 失措殆若發狂然此二句寫小人情狀宛然在目矣  
 何謂貴大患若身翼注曰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  
 之古語如此此說大謬蓋大患者指寵榮富貴而言

也四十四章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名貨富貴儻來之物世之不知道者直貴重名貨而不知其身之爲至貴至重非名貨之比也故一語呼醒之曰得與亡孰病得名得貨而亡身與不得名貨而身不亡孰利孰病然則此章所謂大患者其爲寵榮富貴亦明矣夫寵榮富貴動輒罹咎遭殃故有道者以爲大患而衆人不知貴重之尤至矣寵榮富貴都此外物故有道者不慕也而衆人不知貴重之若身故曰貴大患若身有身不能忘其身之奉養也無身善忘其身之奉養也蓋貴富之所以招殃禍者奉養一身之念甚深也人主之聚斂以致天下之怨

官吏之納賄以取籍沒之禍皆俸養之二字實誤之也五十章曰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七十五章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皆與此章互相發矣然則小人之愛身也非所以愛也其養身也非所以養也第七章曰聖人外其身而身存忘其俸養者真善愛身貴身者也患禍何由而至哉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意亦了了矣故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貴字愛字下斷句以身爲天下謂視其身如天下之重也可寄於天下可以託於天下全與論語泰伯篇可以託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同謂其可以寄託天下也莊子讓王篇曰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又見呂氏貴生篇無以天下為者善忘其身之俸養者也善忘其俸養者真善貴身愛身者也善貴身愛身者真善治天下而利安之者也忘其身之俸養而利安天下故可以寄託天下堯舜之茅茨土階是也荀子正名篇曰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而其私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此之謂也

莊子在宥篇曰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

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兩以身下多於字予始謂傳寫之訛剩於字今再案不然莊子本文論無為之治因引此以為證蓋與此章原意不同貴猶重也愛猶惜也以用於為天下謂治天下也其意謂貴重愛惜用其身於治天下而不敢輕為則無為之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之道也故可以寄託天下莊周又曰動以不得已之謂德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果然則聖人者一種踈嬾底之人以此肥遯避世可也安能撫此世此民而利安之哉不得已三字老子

之所以論用兵而莊周以此論道德并說治平之術實孟浪之妄言不可信者也善乎太史之言曰莊子散道德而放論一句早已斷之矣後之以老莊並稱者非善讀老子者也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列子天瑞篇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此章之註釋也此三者指形氣質之始而言也三者之始混而為一總括於太易主宰之中故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搏不可得也夷即易字古無四聲故以夷作變易之義而用也列子黃帝篇曰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張湛曰亦當作易即以難易之易假借為亦字而用可見古人不拘四聲也夫變易不常者其色難見故以易為不見之稱希聲寂之稱論語先進篇曰鼓瑟希本書二十三章曰希言自然四十一章曰大音希聲是也微至細之稱此章

夷希微之曰猶莊子精埽水秋呂氏牟妙聽謹等之稱也  
 古文下字如此者多矣夷希微一也然實成形氣質  
 之始故曰此三者三者本總於一主宰之中非可分  
 別故曰混而為一致極也詰窮責也不可致詰謂其  
 不可窮極也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皦明也昧暗也凡  
 物之在高敞者易見在庳下者難見此主宰無形故  
 其在上也未必皦然易見其在下也亦未昧然難視  
 此謂主宰之無形狀不知其在何處也繩繩兮不可  
 名復歸於無物繩繩生生不絕之貌周南螽斯曰宜  
 爾子孫繩繩兮大雅抑篇曰子孫繩繩繩萬民靡不承  
 是也萬古生物綿綿繩繩無有間斷此主宰之妙不

可名者也然要其歸宿宇中萬物其終必至於漸滅  
 而止故曰復歸於無物謂若無物之始也無狀之狀  
 無象之象韓非解老篇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  
 之骨索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  
 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見  
 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此解極巧蓋狀者形  
 體之易見者也像者形體之難見者也係辭上傳曰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見樂記鄭注曰象光耀也形  
 體貌也蓋在天之日月星辰去地上漸遠其真形體  
 必不若人人所見也故謂之象鄭直解為光耀非也  
 是謂惚恍惚恍即惚恍祭義曰君子致其濟濟漆漆

夫何恍惚之有乎又曰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  
饗之注曰言想見其彷彿來楚辭九歌湘夫人荒忽  
兮遠望九章哀郢招荒忽其焉極恍惚猶彷彿也此  
章以恍惚倒為惚恍猶以逍遙為搖消也且以便韻  
耳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即二十一章  
惚兮恍其中有象者是也言主宰無形體然其施功  
之迹歷歷可見執其見功而想像之彷彿若存乎其  
左右也然此但想像恍惚耳故曰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後臀也賈誼新書春秋篇惠王之後而  
蛭出史記蘇秦傳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可證也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古之道蓋天地萬物之先主宰未

施其功之日無為之極也執古以御今二句以御馬  
喻也執持古無為之道以制御今之萬有也又案古  
之道與今之有相對則知古之道者即古之無矣能  
知古始是謂道紀言當今之萬有森森擾擾天下多  
事之日而不忘古之無為以易簡鎮撫一世不敢從  
事于煩碎能知古始者也道紀謂道之紀綱也莊子  
天地篇曰故執德之謂紀上文曰執古之道故以道  
紀為言耳

莊十一年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  
萬公右欵孫生搏之杜注搏取也案生搏猶生擒  
也與宣十二年傳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之搏同義

莊子知北遊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呂氏音初篇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同上去宥篇曰吏搏而束縛之搏猶執也道無形體非若人物之比故云搏之不得無象之象韓非解老篇及淮南道應訓並作無物之象非是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

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

微妙玄通微妙玄三字猶上章夷希微之稱所以贊通一字也非有先後輕重也通字從前解者皆以為知通之通非也莊子寓言篇三年而通郭注通彼我也大抵人情富貴則傲貧賤智慧則侮愚鈍得道人則不然富有天下而不敢傲民庶智慧明通而不敢侮愚陋於彼我無二心五十六章曰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玄同即玄通也和光同塵玄通之妙也王侯稱孤寡不

穀亦玄通之妙也。莊子齊物論曰：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庚桑楚曰：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徐無鬼曰：大一通之，皆即此章通字而推衍之也。然散道德而放論，莊周之病根實在此。善讀者自知之。夫貧富貴賤利害得喪，命也知道者唯所遇而安焉。不以人之親疏利害賤貴之而易其守也。此玄同玄通之妙，所以為天下貴不但於彼我無二心也。則於利害得喪亦始無二心也。此豈常情之所得而揣量哉。故曰：深不可識。古之善為士者，河上王弼本皆作士，與第六十八章善為士者不武同。然細味此章之旨，非若不武之比也。後

閱傳奕本作古之善為道者，與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合奕本得之矣。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諸本皆同。唯傳奕本作強為之容，曰正與二十五章強為之名，曰大合奕本又得之矣。之容與二十一章孔德之容同。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顏氏家訓曰：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其說似頗有理故解史漢者皆從之然至於此章豫兮猶兮相對其說不通禮記正義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翼注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也隴右謂犬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按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兮凡兩見猶豫二字皆獸名耶狐疑之疑當亦為何釋九章思美人曰然容與而狐疑即以容與換猶豫而用容與亦獸名耶莊子人間世曰因按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淮南精神訓曰抱其

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熒容與二字未見其為獸也禮記曲禮曰卜筮者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者也猶豫與嫌疑對其非獸名亦明矣禮記檀弓上曰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鄭注曰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舒之中荀子非十二子篇論思孟曰猶然而杖劇志大揚倮注舒遲貌且引檀弓為證同上子道曰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注又曰舒和之貌同上哀公曰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注又曰舒遲之貌家語五儀解作油然王肅曰不進貌莊子逍遙遊曰宋榮子猶然笑之

案猶然笑貌似當從崔李

楚辭九歌曰君不行兮夷

猶則猶之爲遲疑之貌明矣莊子大宗師曰濬子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楚辭九章曰船容與而不進  
則與之爲遲回之貌亦明矣豫兮若冬涉川水寒冰  
壯人皆憚渡遲回而不進此聖人之處世憚蹀進而  
悅恬退之喻猶兮若畏四鄰人與憚者鄰畏其凌侮  
則必深閔以避之此聖人之韜光斂彩而不肯炫露  
之喻儼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河上本作儼兮其如  
客下句與王弼同論語子張曰望之儼然堯曰曰正  
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禮記曲禮曰儼若思祭義曰  
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鄭注曲禮曰儼矜莊貌大  
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在貧如客使其臣如藉是再雍

之行也謂其矜莊自持而不苟且也謂惰慢邪僻之  
氣不設於身體也此句形容其外面之體貌也渙兮  
若冰之將釋周易序卦曰渙者離也雜卦又曰渙離  
也毛詩鄭風曰溱與洧方渙渙兮荀子議兵篇曰事  
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離散之義渙兮若冰之將釋  
謂中有所守而不固滯有所持而不執拗能與世推  
移不與物有忤也此句形容其裏面之心術也或引  
莊子庚桑楚冰解凍釋以爲解非也如列子黃帝仲  
尼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亦非此章之旨也敦兮其若  
樸曠兮其若谷敦厚也樸枝樸之樸未成器之稱不  
斲削故厚矣此句形容其外貌之敦厯而不輕佻也

曠空也若谷虛也此句形容其胸中之虛豁而無所不容也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渾與混通混者不甚為分別也四十九章曰為天下渾其心渾兮其若濁頂上句若谷而說也谷衆水之所歸不擇清濁遠視之則若濁汚然聖人之於世善惡信偽并容而不遺遠視之則若憤憤濁流然不知厚德載物之仁非包荒不能也此非籠罩濁流底人也論其中情實此清靜無欲徒為天下渾其心者而已下章曰守靜篤三十七章曰不欲以靜四十五章曰清靜為天下正五十七章曰我好靜而民自正其自脩也則以清靜不欲其遇一世也則混

混與之相濁其自脩以伯夷之清其遇物以柳下惠之和非聖人大備安能若是哉孰能濁以靜之徐清頂上句以水言也靜之徐清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以地喻也說見第八章安久謂靜定之極也生發生也謂發動而應物也荀子勸學曰能定然後能應此章之註脚也保此道者不欲盈保猶守也守此道者惡圓滿無缺欠也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能與耐同禮記禮運曰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樂記曰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

耐無亂注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漢書朝錯傳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其人密理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皆是耐字道應訓作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增一而字意義甚明夫惟不盈夫惟不欲盈之意省一欲字也不欲圓滿無缺欠故雖物之弊惡猶善耐忍之不敢更造也若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其守此道者邪二十二章曰弊則新與此章不同說詳條下能敝不新成諸解紛紜無謂唯王純甫以能為耐得之矣然以耐敝為雖

舊不壞亦胡說亂道

荀子儒效篇曰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與此章安久不同

###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致虛極守靜篤致虛之致與致柔之致同極也致虛極謂掃除私欲使淨盡之極也守靜篤篤猶謂固也五十四章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章篤字即

不<sub>レ</sub>拔不<sub>レ</sub>脫之意謂守而不失也致虛守靜二句非對語致虛極則守靜篤之意故莊子天道曰虛則靜可以證矣列子天瑞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大抵人之所以躁擾而不得靜者欲攪之也今掃除私欲而去之則自然靜定而不失其守矣故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者動而生之義如萬物作焉而不辭萬物化而欲作三十一之章七之章皆動而生之義也十四章曰復歸於無物字中萬物生動者要其歸宿則終亦漸滅而已矣累於吾今之形軀生無厭之欲者不知觀復也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芸古耘字論語微子篇曰植

其杖而芸孟子滕文公下曰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莊子則陽篇曰芸而滅裂之列子楊朱篇曰三畝之園而不能芸呂氏孝行覽曰士民孝則耕芸疾是也荀子彊國篇曰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注芸謂有草可芸鋤也則芸芸為草木茂盛之貌明矣小雅者華芸其黃矣毛傳芸黃盛也莊子在宥作萬物云芸之華芸其黃矣亦繁密之貌莊子在宥作萬物云云各復其根云或是運字小雅正月昏姻孔云毛傳云旋也呂氏園道曰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注云運也夫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而之於死云云之義也然歸根一句以草木為言也則作芸芸為是夫春夏之際芽蘖萌動花葉發生者芸芸也及於秋

風搖落之後生氣注根外面如枯槁然所謂歸根也  
以人事論之種種妄念妄作春夏之芸芸也去妄念  
妄作而復本心之明秋冬之歸根也歸根曰靜靜曰  
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莊子則陽  
曰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復命  
者復其天命之性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淮南原道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物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  
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  
而天理滅矣私欲淨盡而妄動止所謂靜也靜則天

性故以靜爲復命天性則常故以復命爲常知常曰  
明明自見之稱辨詳於第四章不知常妄作凶其說  
全與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合意者老子  
之學其出於周易邪第四十章曰反者道之動夫復  
初九震也復則震動而天理見矣如莊子繕性復性  
復初之言知北遊歸根之說實以此章爲根據也然  
細尋其意義與老子之本旨大有逕庭焉讀者詳之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  
不殆夫人之所以不能寬容者以其好惡忌克之念  
不能去也既已復命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乃可以  
容天下而汪汪有餘也僖九年左傳公孫枝論夷吾

曰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  
 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  
 也蓋此章之註脚也故曰知常容既已容之孰親孰  
 疎無所偏黨自然見其公焉故曰容乃公公則天下  
 皆悅而歸往之非王者之事乎故曰公乃王王者以  
 自然為治何嘗妄作哉故曰王乃天自然者道也故  
 曰天乃道不失其所者久三章道則得其所者何嘗  
 有危殆之患哉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死又案容乃公  
 容去六綿音口則公字如史記魯仲連傳從容作從頌  
 可以証也公三公之公王者在三公之上故曰公乃  
 王天則王者之所敬而在王者之上故曰王乃天道

則生天地者又在其上故曰天乃道  
 漢書刑法志曰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顏師古  
 注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本太上心也  
 知北遊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  
 也其唯大人乎繕性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又曰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讀者可并攷也  
 荀子天論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妄作  
 之凶可不戒乎哉倍即背字  
 第十七章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  
 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

自然老子禮記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鄭注太上帝皇  
 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解老子者亦皆以太上為太  
 古之義非也唯吳澂以為最上得之矣左傳僖二十  
 四年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相及同上襄二十四  
 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逸周書曰  
 太上敬而服其次欲而服其次奪而得其次爭而克  
 解武紀呂氏謹聽曰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  
 問不能則學遇合篇曰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  
 以事其次以功察微篇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  
 終其次知中似順論曰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

不循理必數更注太上上德之君韓非子難三曰太  
 上下智知之有之此言大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  
 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孔子對同上說疑曰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  
 其言其次禁其事同上忠孝篇曰天下太上今本作  
 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下平訛之士不可以  
 為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  
 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案若禮記左傳及此章太上猶  
 可以上古解也至於呂氏既覺其不通至於韓非解  
 此章太上以為上君則豈可更為別解哉史記天官  
 書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節詐

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讓正下無之蘇秦傳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太史與任安書曰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此知西漢人猶以太上為最上而用無太古之說也太上下知有之吳澄本作不知有之焦竑以吳本為是然韓非解為太上之下民無悅也則戰國以來皆與今本同吳氏作不知殊妄意改之也焦弱侯以吳氏為據不改古之誤足深辨哉孟子盡心篇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莊子應帝王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徐無鬼曰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無爵無謚云者豈謂太古之帝王歟下知有之言唯知有其君上而已不復知其何以安我何以利我也焉有親之譽之之事哉此最上之治而無為之極古之王天下者如此矣其次親之譽之此陸希聲本也河上王弼並作親而譽之言愛利之迹漸著天下皆親之譽之則霸者之驩娛似之非王者皞皞之治也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畏之則不親此強大之治而益下矣至於侮之則又不

良最下極矣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蘇轍  
呂吉甫吳澄皆以貴言爲聖人不言之教謂貴之不  
輕出諸口不知此最下之事而非太上之治也林希  
逸曰上德旣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  
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民始叛周人作會民始疑  
之意民旣不信矣而爲治者猶安然以言語爲貴故  
有號令教詔之事此說得之矣案猶兮之兮衍字莊  
子知北遊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可證也後閱攷異陸  
希聲本無兮字老子意謂信不足故招人侮慢不信  
耳然猶其貴言者以爲空言足以服人故號令數出  
教詔不止周易困象傳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正

與此章合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二句承上  
下知有之句以說太上之治而示其與最下之貴言  
教詔不止者相去遠也言及功成事遂之後百姓皆  
不知其爲上賜而曰我自然如此此帝力於我何有  
之意也或曰六十七章曰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由  
是推之則天下百姓皆以我治爲自然之意亦通  
大戴禮曾子立事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  
也其下復而能改也此謂最上也同上用兵篇百  
草殲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餓皆此太上之  
不論不議也盧辨注帝皇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  
議此謂上古也荀子君子篇衆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注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此亦一太上也案餽皆卽頽瘠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三十八章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莊子馬蹄篇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又曰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列子天瑞篇曰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皆與此章有仁義之旨同莊子天地篇曰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大道之行也天下

之人皆不失其德自然端正仁愛無橫逆殘暴之事安有以仁義聞於其間者哉逮德下衰樸散醇澆風俗敗壞天下不復知有端正仁愛之事於此乎賢人君子相踵而起招仁義以奮於一世之間然則仁義之太著非大同之至治也上以智爲政則下之機智漸開姦僞日起國之不治職此之由故曰智慧出而有六僞六親王弼以爲父子兄弟夫婦按呂氏論人曰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六戚卽六親王弼非也世有六親不和者而後孝慈之名漸著焉夫父子之道天性也當大道行之日無六親不和者安有以孝慈聞於其間者哉國家失政日以昏亂姦臣汚吏並

肩而立於是乎忠臣節士繾綣之誠脩潔之迹著矣  
 當大道行之曰天下無不忠之臣安有忠臣之聞於  
 其間者哉然則忠孝之太著亦非國家之福也淮南  
 子道應訓曰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唐無天寶之亂張許之節不著矣張許南雷節  
 與日月爭光名與天壤俱敝此昏亂有忠臣也此所  
 謂疾風知勁草也春陽煦嫗百卉俱榮孰知其勁草  
 與否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車不建戈遠邇咸服雖  
 有節義之士孰知其為節義之士哉又案禮運大同  
 小康之說即此章之指有味哉其言之也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

聖智仁義指當時所謂而言也當時所謂聖智唯此  
 慧黠姦偽以此為治苛察已甚海內騷擾動輒生事  
 民不聊其生今除此慧黠而去之絕此姦偽而棄之  
 以無事為治則人民自然免攪擾之害故曰絕聖棄  
 智民利百倍利百倍猶說卦巽為近利市三倍之語  
 也當時所謂仁義者皆沽名欺世之事厚貌深情陰  
 陽克易為鬼為魅形迹不測者實多矣以其名則仁  
 義察其實則大姦大猾不無藏于其間也以此示天

下則世道敗壞風俗彫敝民情日以衰惡其極則必至於廢天倫而止夫父子之愛天性仁心之不能已者也固不待學習而後知也故絕奸偽之仁義而棄之挽回一世於醇樸之域則人人孝養其父慈愛其子而天倫不廢矣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不見可欲也棄利不貴難得之貨也不以金玉之難得與刻鏤纂組之可欲以示一世天下焉有盜竊之奸哉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呂吉甫曰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不足而非全故絕而弃之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乃其所屬也林希逸曰世道日趨

於文故有此名以知道者觀之是文也反不足以治天下不若屬民而使之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自無事矣屬猶周禮屬民讀法之屬也焦弱侯曰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猶附著也聖智仁義巧利三者由世道日趨于文故有此名自知道者觀之此文也文不足以治天下不若使之屬意乎見素抱樸諸家之說甚辯矣然以信不足十七章之例推攷之則以文為不美之稱者非也蘇轍曰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此說與信不足之例合似頗有理然細味文勢如此

說去則見素二句似與上文不連屬矣因沈潜反覆以攷之始得其解周易賁上九曰白賁无咎雜卦傳曰賁无色也說苑反質篇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嘆之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又見家語好生篇莊子天道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蓋素樸者中實之美天下之至文也世之所謂禮者玉帛俎豆之末也文之不足者也白玉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則文有餘者也知白賁為賁之極

無色之為賁則素樸之為至文至美不待辨而明矣由是觀之老子之學其出於周易無疑矣今有所屬屬則贅字大雅桑柔篇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毛傳贅屬尚書大傳略說篇曰太王亶甫贅其耆老而問之鄭注贅當為屬按今孟子作屬其耆老蓋贅字古音屬故相通用如淮南本經訓曰贅妻鬻子以給上求史記滑稽傳曰淳于髡齊之贅壻也皆此屬字以身附屬人之稱謂不能償債以身付之為奴婢者也如此章屬字却此贅字二十四章曰餘食贅行贅贅耽之贅猶謂剩也今有所贅言世所謂禮者玉帛俎豆之末文之不足者不足以為治故設此等種種之

贅令以為佐治之具耳其實無益於濟世也馬蹄曰  
 素樸而民性得矣山木篇曰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  
 欲皆敷衍此章也見素示民以素也抱樸抱猶守也  
 夫示天下以紛華則淳樸日散姦偽漸起故唯示之  
 以無文之素而使人入守其質樸之實天下皆少私  
 寡欲則王者之治庶幾可復興邪  
 韓非主道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又見二柄篇曰  
 群臣見素與此章見素不同  
 莊子胠篋篇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在宥篇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皆更造語以便已說也  
 老子全解卷之二終

